

四庫全書

集部

全蜀藝文志卷五十九

明 周復俊 編

碑跋

石經碑跋

宋胡元質

石經云者以俗儒穿鑿經籍疑誤後學而立也漢靈帝時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至有行賄改蘭臺漆書經字者諸儒受詔於熹平成刻於光和俾天下咸取則焉碑高一丈廣四尺水經云立石大學其上悉刻蔡邕名

隋志有一字石經七種其論云漢鐫七經皆蔡邕書史亦稱邕自書冊使工鐫刻其書畫超詣要非蔡中郎不能到也然遺經今存者體各不同雖中郎兼備衆體而篇章之富未必能辦於一人之手傳稱邕與堂谿典楊賜馬日磾張馴韓説單颺等正定諸經意者當時諸儒同涉筆於其間不可知也然歷年多更變故久陵遷谷變煨燼剥蝕之餘甚至取為柱礎為砲石者唐初魏鄭公首訪求之十得其一況於今哉兹來少成墜刻於一

二故家雖間斷不齊然殘圭裂璧亦可寶也因以鑱之錦官西樓庶幾補古之缺文云爾

又　張縯

石經本末丞相洪公論載於隸釋詳矣洪公所未及者今粗見於此唐章懐太子引洛陽記注范曄漢書石經凡四十六碑及高澄遷石經於鄴通鑑所書為五十三碑自東漢歷魏晋宋數百年間洛陽數被兵此碑當有毀者其遷於鄴乃視洛陽記多六焉疑六陽記未詳也

碑製高一丈廣四尺六經文多必非四十六碑所能盡者宋常山公河南志稱石經凡七十三碑常山公博物洽聞歐陽文忠每以古今疑事諮之河南所書必有據依矣後周伐齊毀碑以為砲石方高緯昏亂兩陣勝負之頃猶需孽婦一觀遂以其國輸後周復何有於石經則此碑之殘毀亦宜也貞觀考古止得石經數段傳於今者亦可知其無幾矣蔡邕本傳稱邕自書冊于碑不知何體書今世所傳皆為隸體至儒林傳序則云為古

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注言古文謂孔氏壁中書以續考之孔壁所藏皆科斗文孔安國當武帝之世已稱科斗書無能知者其承詔為尚書五十九篇作傳為隸古定不復從科斗文邕獨安能具三體書法於安國之後二百年哉漢建武之際杜林避地河西得古文尚書一軸諸儒共傳寶之一軸已為世所珍如此熹平距建武又幾載乃謂六經悉能為古文非事情也或者邕以三體參檢其文而書冊於碑則定為隸亦如孔安國之書

傳耶儒林傳序疑字有誤者初邕正定六經與堂谿典等數人同受詔六經字體不一當是時書策者亦不獨邕也姑識其末以俟博識之君子

又 宇文紹奕

側置給事内胡公以道德文章華我國家其經濟事業似唐李文饒而風節過之方論事上前慷慨激烈動磨淵聽在玉堂鎻闥益攄所學俾贊聖聰訂正國是被寵隆異冠絶在廷公每以天下自任六經精微寓諸日用

至於屋壁所藏殘編斷刻收拾無遺常嘆石經隸畫最古旁搜博訪合諸家所藏得蔡中郎石經四千二百七十有奇以楷書釋之又得古文篆隸三體石經遺字八百一十九並刻諸石永貽不朽按范曄史稱蔡邕自書冊使工鐫刻酈道元注水經亦云光和六年立石於太學其上悉刻蔡邕名則一字石經出於邕筆似無可疑若夫三體石經以儒林傳攷之則其書已出於東漢時水經乃云刻之魏正始中意者魏刻殆以補漢刻遺亡

耳

漢巴郡太守樊君碑跋　趙明誠

右漢巴郡太守樊君碑云君諱敏字叔達肇祖宓戲遺苗后稷為堯種樹舍漆徙岐天顧亶父乃萌昌發周室衰微覇伯匡弼晋為韓魏魯分為楊充曜封邑厥土河東樹漢之際或居於楚或集於梁君纘其緒華南西疆又云總角好學治穀氏經貫究道度無文不睹於是國君備禮招請濯冕題輿傑立忠謇有夷史之直卓密之風

鄉黨見歸察孝除郎永昌長史遷宕渠令大將軍辛光和之末京師擾攘雄狐綏綏冠履同囊封祑長驅畢走枕北國復重察辭病不就再奉朝聘七辟外臺常為治中諸部從事又云季世不祥米巫凶虐姦狡並起陷附者衆君執一心賴無洿恥復辟司徒道辭不往牧伯劉公表授巴郡以助義都尉養疾閭里又辟奮義校尉年八十有四歲在協洽紀驗期臻奄忽藏形其後有銘最後題建安十年二月上旬造他漢碑類多刓缺而此碑

獨首尾完好故載其大畧於此所謂米巫凶瘧者謂張角也

樊敏碑跋　　丘常

此碑相傳為魏受禪碑為世絶出而此乃建安十年所立又在黄初之前雖暴露中野而字畫醇古文尚可讀豈非所闕遠而人闕知者𡣍然而千里闕閒霖雨之所闕陽之所暴有獸已闕有闕已摧而此碑將仆是可憫也余因扶其既倒植其將仆又為屋以庇之庶

幾求其傳也崇寧壬午知縣丘常題

樊敏碑跋　　　程勤

皇上勵精更化以揚祖宗之大烈屬當京師父老流涕太息思欲復見漢官威儀之時而僕仕於廬山天下最處廼得建安十年巴郡太守樊君故碑於荒山榛莽間亟作大屋覆其上表而出之目其顔曰巴郡太守樊侯之墓嗚呼碑陰所記崇寧壬午距今五十八年而人之任斯邑者皆曰吾鄉人扶倒植仆偶相似然豈物之廢

興固有數耶紹興己卯眉山程勤懋傳書

跋蘆山縣樊敏碑　　明李一本

右此碑踞於道周迨今幾千有餘歲矣在宋以前訛為魏受禪碑大明一統志云謂其字丈漫滅不可考以故惑於聞見者不為注目予捧檄竊禄於兹屢經過焉見其荒於荆榛蝕於莓苔亦謂信然越弘治己未仲冬因偕門生白應清駱琰陳宣宋萬全等訪古偶憩其下因束篠為帚拂之倏見字畫隱隱而出皆醇古逈異從者

進曰此商彝周鼎復出也殆竒遇乎為磨洗具楮蠟如法摹搨得墨本有三盖以防字畫之同異者考正之然其模糊不可讀者亦過半矣既而歸置軒次遂校以隸本參以衆目就其可識者僅得什之九其疑誤者則傍為點注以俟博古者正焉載攷古文苑所紀樊毅樊安等碑亦靈獻中所作其屬辭比事與此文勢相類或者當時子遷之徒為之也夫文選所集皆秦漢以來古文而此碑獨不見録古文苑又為文選而作又不見載毋

乃此地僻在遐荒而人不見知歟抑或於聞見之似而不及録歟吁是碑雖不見録於古幸而名不泐壞延有今日得以附入邑志以永其傳亦奇矣匪徒為斯邑之光實斯文之幸也然則世之為志者茍徒據耳之所托而不博歷以致審焉雖有石鼓之文其不至於湮没無聞者幾希矣是月十一日長至蜀忠南李一本識此以類附不叙時代

何君閣道碑跋

宋洪

蜀郡太守何君閣道碑光武中元二年刻此碑蜀中近出東漢八分斯為之首字法勁古意有餘如瞻冠章甫而衣縫掖者使人起敬不暇雖敗筆成冢未易窺其藩籬也

唐夔州都督府記跋 會昌五年 歐陽修

余嘗謂唐世人人工書故其名湮没者不可勝數每與君謨嘆息於斯也如貝靈該繆師愈今人尚不知其姓名况其書乎余以集録之博僅各得其一爾

後漢文翁石柱記跋

右漢文翁石柱紀云漢初平五年會龍甲戌旻天季月修舊築周公禮殿始自文翁開泮宮據顏有意益州學館廟堂記云按（一無此字）華陽國志文翁為蜀郡守造講堂作（一無此字）石室一名玉堂安帝永初間烈火為災及寺舍並皆焚燎惟石室獨存至獻帝興平元年太守高眹於玉堂東偏復造石室為周公禮殿有意又謂獻帝無初平五年當是興平（四字一作當如華陽志名興平）元年盖時天下喪亂

西蜀僻遠年號不通故仍稱舊號也今檢范曄漢書本紀初平五年正月改為興平顏說是也治平元年六月十三日書

後漢文翁學生題名跋

右漢文翁學生題名凡一百有八人文學祭酒典學從事各一人司儀主事各二人左生七十三人右生三十人文翁在蜀教學之盛為漢稱首其弟子著籍者何止於此盖磨滅之餘所存者此耳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

書

跋漢巴官鐵銘 此盆色類丹砂魯直石刻云其一闕泰刀巴弓二百五十一永平七年第二十七闕余紹興庚午歲親見之今在巫山縣治韓晦仲云 趙明誠

右漢巴官鐵量銘云巴官永平七年三百五斤第二十七前代以永平紀年者凡五漢明帝晉惠帝後魏宣武李寔僞蜀王建惟明至十八年其他皆無及七年者以此知為明帝時物也此銘王無兢見遺

漢王稚子闕銘跋

右漢王稚子闕銘一其一云漢故先靈侍御史河內縣令王君稚子闕其一云漢故兖州刺史洛陽令王君稚子之闕按范曄後漢書循吏傳王渙字稚子嘗為溫令而刻石為河內令者盖史之誤渙以元興元年卒然則闕銘盖和帝時立也

唐益州學館廟堂記跋

右唐益州學館廟堂記成都縣令顏有意書撰人題法曹陳玉文學太子詹事侍詔弘文館陵州長史而姓名

残缺不可辨集古録直以為有意撰非也碑隂載當時官僚姓名後人題云此記賀遂亮撰未知果是否記文叙述前世遺跡考究同異文詞古雅甚可喜也

漢車騎將軍馮緄碑跋 碑在宕渠

右漢車騎將軍馮緄以范曄後漢書考之史云字鴻卿而碑闕 史云初孝廉七遷至廣漢屬國都尉拜御史中丞順帝末持節揚州諸軍事與中郎將滕撫擊破羣賊今據碑自舉孝廉至為廣漢屬國都尉凡十一遷而

中丞與都使徐揚二州討賊皆在為都尉前碑云討賊時坐迫州縣正法而史不載又云為隴西太守吏闕不分去官以羗駭動為四府所表復闕拜隴西太守而史但言遷隴西太守爾史云為遼東太守徵拜京兆尹轉司隸校尉遷廷尉闕拜車騎將軍以碑考之緄為遼東太守以前常為治書侍御史遷尚書遂為廷尉未嘗拜京兆尹及司隸也史云振旅還京師監軍使者張敬承闕奏緄會長沙賊復起攻桂陽武陵緄以軍

還盜賊復發策免而碑云臨當受封以謡言奏河内太守中常侍左琯弟坐遜位史復拜廷尉時山陽太守單遷以罪繫獄緄考致其死遷故車騎將軍超之弟中官相黨遂共誹章誣緄坐輸左校而碑云表荆州刺史李隗南陽太守成晋晋漢作史縉太原太守劉瑱不宜以重論坐正法作左校亦皆不合史又云為河南尹時上舊典中官子弟不得為牧人職帝不納拜屯騎將軍復為廷尉卒於官而碑云復廷尉奏中官子弟不宜典牧州郡

獲過左右遜位永康元年薨亦當以碑為正碑又云緄謚曰桓而史亦不載余嘗謂石刻當時所書其名字官爵不應差誤可信無疑至於善惡大節則當以史氏為據今此傳首尾顛倒錯謬如此然則史之所載是非褒貶失其實者多矣果可盡信耶

漢周公禮殿記跋

右漢周公禮殿記者今成都府學有漢時所建舊屋柱皆正方上狹下濶此記在柱上刻之靈帝初平五年立

距今盖千年矣而字畫完好可讀當時石刻在者往往磨滅此記託於屋楹乃與金石爭壽亦異矣記有云甲午年故府梓潼文君增造吏舍二百餘間按華陽國志有文參字子奇梓潼人平帝用為益州太守不從王莽公孫述光武嘉之疑此記所載即其人也盖光武建武十年歲次甲午云

漢馮使君墓闕銘跋

右漢馮使君墓闕銘云故尚書侍郎河南京令豫州刺

史馮使君神道按後漢書馮緄父煥安帝時為幽州刺史而緄碑亦云幽州君之元子此字在宕渠緄墓前雙石闕上知其為煥闕也

跋東坡先生書　王履道

世學公書者衆矣劍拔弩張驥奔猊抉則不能無至於尺牘狎書姿態橫生不矜而妍不束而莊不軼而豪蕭散容與霏霏如零春之雨森踈掩歛熠熠如從月之星紆徐婉轉纚纚如抽繭之絲恐學者未到也

題東坡字後

東坡居士極不惜書然不可乞每書者正色詰責之或終不與一字元祐中鎖試禮部每見過案上紙不擇精麄書遍乃已性喜酒然不能四五龠已爛醉不辭謝而就卧鼻鼾如雷少焉蘇醒落筆如風雨雖謔弄皆有義味直神仙中人此豈與今世翰墨之士爭衡哉

跋東坡墨迹

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故其書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

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勁迺似柳誠懸中歲喜學顏魯公楊風子書其合處不減李北海於筆圓而韻勝挾以文章妙天下忠義憤日月之氣本朝善書自當推為第一數百年後必有知余此論者

跋古栢圖

陸游

此圖吾家舊藏予居成都七年屢至漢昭烈惠陵此栢在陵旁廟中忠武侯室之南所謂先主武侯同閟宮者與此略無小異則畫工亦當時名手淳熙六年龍集己

亥六月一日陸某識

跋中和院東坡帖

此一卷皆蘇仲虎尚書所藏鑒定精審無一帖可疑者刻石在成都大聖慈寺中和勝相院淳熙六年六月十七日陸務觀題

跋陵陽先生詩草

右陵陽先生韓子章詩草一卷得之其孫藉先生詩擅天下然反復塗乙又歷疏語所從來其嚴如此可以為

後輩法矣予聞先生詩成既以予人久或累月遠或千里復追取更定無毫髮恨乃止則此草亦未必皆定本也大歐庵詩一章徐師川作而先生手録之亦足見其無昔爭名之病矣故附見卷中淳熙庚子四月二十二日笠澤陸某書

跋東坡問疾帖

東坡先生憂其親黨之疾委曲詳盡如此則愛君憂國之際可知矣其曰勿使常醫弄疾天下之至言讀之使

人感嘆彌日淳熙九年五月乙未甫里陸某書

跋東坡詩草

東坡此詩云清吟雜夢寐得句旋已忘固已奇矣晚謫惠州復出一聯云春江有佳句我醉墮渺莽則又加於少作一等近世詩人老而益嚴盖未有如東坡者也學者或以易心讀之何哉淳熙九年五月二十六日玉局祠吏陸某書于鏡湖下鷗亭

跋三蘇遺文

此書蜀郡呂商隱周輔所編周輔入朝為史官得唐安以歸未至家暴卒可悲也淳熙十一年正月十一日務觀識

跋東坡書髓

成都西樓下石刻東坡帖十卷擇其尤奇逸者為一編號東坡書髓三十年間未嘗釋手去歲都下脫敗甚乃再裝緝之嘉泰三年歲在癸亥九月三日務觀老學庵北牕手記

跋關著作行記

著作關公出使峽中風采峻甚仕者人人震慄莫敢仰視其以孤生起罪籍萬里佐州淺闇滞拙自期且汰去而關公獨厚遇之舉酒賦詩談臺閣舊事忘其位之重也公免歸之明年某以事至卧龍山咸平寺長老惠連言公往有行記今特刻之石因屬某書其末某曰方關公之門可炙手時此書伏不出今公歸卧青城山中賓客解散形勢一變而連方刻其書為不朽計嗟乎足以

愧士大夫矣乾道七年七日左奉議郎通判夔州軍州主管學事陸其謹識

跋先氏書巖　元虞集

凉國公勲業聞望著于天下我國家著龜也年七十餘閑居金陵又以文章學問為吾道砥柱其得於天而裕於人何其盛哉讀書巖之記序其源委博贍考據鄉里晚生後進盖有不及聞者吾蜀百十年故家舊族若先氏巖者多有之矣安得一一表章於大臣元老之手乎

然先氏子孫所恃以不朽者不徒在於巖者矣

跋先氏書巖　　謝端

端亦蜀人也流離江漢間幾十餘年矣某山某水不知幾何所讀書巖之記始知先氏之有賢子孫矣端今老矣行於四方欲求一畆之居而不可得吾蜀多異人異書何時扁舟泝江而上從書巖嵐光林影之下求其遺書而讀之庶幾補過以希前修汝礪可尚不吾却也其可感慨也夫

跋宋太史楹銘

明 獻園

積邱山之善尚未為君子貪絲毫之利便陷於小人右金華宋太史景濂楹銘蓋其引年而歸田里時所作也昔衛武公年九十猶作抑詩以自警即此意歟其門人王紳為予書此予取而讀之悚然若親見太史於前也惕然若親聞太史之言也所謂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者信予古語云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可不慎哉今觀紳文章孝友蚤有時望誠可謂青出於藍冰寒於水者

矣然於此銘尤當書諸紳而弗忘則非惟無負於太史亦無負於已之所學也特識數語以歸於某且用以自勗

跋鮮于樞書諸葛表後　　惠園

鮮于太常伯機胷次無滯迹所書漢丞相諸葛公出師二表真墨筆力遒勁韻度不凡得妙中之妙與趙松雪相伯仲宜其為世所寶余罷朝每每披閲心目豁然但恐其墨渝紙獘不能久有於天地間因命工勒石以惠

來學云時成化十三年五月一日識

跋釣魚城志後

鄒智

予嘗觀天下之大勢矣立國於北者恃黄河之險立國於南者恃長江之險而蜀寔江之上游也敵人有蜀則舟師可自蜀涪江而下而長江之險敵人與我共之矣由此言之守江尤在於守蜀也元南侵而必自蜀始豈非有見於此與冉氏弟兄受知余玠而首畫城釣魚之策王堅張珏且戰且守至死不渝豈非有見於此與向

使無釣魚城則無蜀久矣無蜀則無江南久矣宋之宗社豈待崖山而後亡哉嗚呼當兹城之成也宋無西顧之憂元無東下之路使賈似道能用汪立使之策陳宜中能用文天祥之策下游與上游齊奮内郡與外郡併力天下事未可知也天時不齊人事好乖令人有千古不平之憤

牟女打虎賦跋

魏瀚

粵王化既邈習俗澆薄雖父子兄弟夫婦利害所在不

相顧惜甚至戕恩賊義有難言者余遷守兹郡聽獄之際凡悖倫傷恩者靡不開其蔽而通其明全其情而懼以法然固有心革㦯慴翻然悔悟者而倫理尚未見厚訟獄終未能清豈身教之政有未至而習染之錮未易新耶僉憲范公追賦年氏打虎救母詩惓惓以年女之孝為足重而守令能旌勸為可嘉公復以職在觀風申諭吾民勿使是女專美於前公之究心扶持世教弭息訟源不特文字之可稱述而已凡在吾民獨不思年一

弱女而孝心激烈捍虎救母奮不顧身況壯而為男子者乎又況讀書明理為丈夫者乎

全蜀藝文志卷五十九

全蜀藝文志卷六十

明 周復俊 編

尺牘

與周益州書周撫為益州刺史永和三年凡八則 王羲之

足下今年政七十耶知體氣常佳此大慶也想復勤加頤養吾年垂耳順推之人理得此以為厚幸但恐前路轉欲逼耳以爾要欲一遊目汶領非復常言足下但當保護以俟此期勿謂虛言得果此緣一段奇事也

去夏得足下致邛竹杖皆至此士人多有尊老者皆即分布令知足下遠惠

往在都見諸葛顒曾具問蜀中事云成都城池門屋樓觀皆是秦時司馬錯所修令人遠想慨然具示為廣異聞

云譙周有孫高尚不出今為所在其人有以副此志否令人依依足下具示

省足下別疏具彼土山川諸奇揚雄蜀都左太冲三都

殊為不備悉彼故為多奇益令其遊目意足也可得果當告卿求迎少人足耳至時示意遲此期眞以日為歲想足下鎮彼土未有動理耳要欲及卿在彼登汶領峨眉而還實不朽之盛事但言此心已馳於彼矣

知有漢時講堂在是漢何帝時立此知畫三皇五帝以來備有畫又精妙甚可觀也彼有能畫者不欲因摹取當可得否信具告

嚴君平司馬相如揚子雲皆有後不

彼鹽井火井皆有否足下目見不為欲廣異聞

與謝安書法帖不載蜀中舊有石刻　前人

蜀中山川如岷山夏含霜雹校之所聞崑崙之仲也

與某帖　王獻之

益部耆舊傳令送想催驅寫取了慎不可過淹留米元章釋為益即非

與蕭紀書　梁元帝

蜀中斗絕易動難安弟可鎮之吾自當滅賊又別紙云

地擬孫劉各安境界情深魯衛書信常通

與孫叔靜簡　　宋蘇軾

眉山人有巢谷者字元修曾應進士武舉皆無成篤於風義已七十餘矣聞某謫海南徒步萬里來相勞問至新興病亡官為藁殯録其遺物於官庫元修有子蒙在里中某已使人呼蒙來迎喪頗助其路費仍約過永而南當更資之但未到耳旅殯無人照管或毀壞暴露願公愍其不幸因巡檢至其所特為一言於彼守令得稍

修治其殯常戒至者保護之以須其子之至則恩及存亡耳死罪死罪

答蜀僧幾演

幾演大士蒙惠蟠龍集向已盡讀數冊廼文筆力奇健深增闕伏闕甞觀貫休齊已詩尤多凡陋而遇知得名赫奕如此蓋時文凋弊故使此二僧為雄强今吾師老於吟咏精敏豪放而汨没流俗豈亦有幸不幸耶然此道固亦澹泊寂寞非以蘄人知而鼓譽也但嗚一代之

風雅而已既承厚貺聊奉廣耳

與巢元脩

日日望歸今日得文甫書乃云昨日始與君瑞成行東坡荒廢春笋漸老餅餤已入末限聞此當俟駕耶老凡別後想健甚五七日來苦壅嗽殊甚飲食語言殆廢矧有樂事今日漸佳近日牢城失火燒蕩十九雪堂亦危潘家皆奔避堂中飛焰已燎簷天幸而先生兩瓢無恙四石亦吐芽矣

答佛印禪師

塵勞衮衮忽得來書讀之如蓬蒿藜藋之逕而聞謦欬之音可勝慰悅且審即日法履輕安又重以慰也某蒙恩擢置詞林進陪經幄是為儒者之極榮實出禪師之善禱也餘熱千萬自重

重答佛印

人至承誨示知俶裝聚道會見不遠豈勝欣慰向冷跋涉自愛

與家復禮 復禮眉州人

前日辱訪別悵戀不已陰寒起居佳否送行詩別寫得一本都勝前日書者復納去遠道萬萬自重

黔中與人簡

頃承惠香極清淡可喜每與範道人同之耳比來絕無香材時時焚降真甲錢淺俗零霍虛躁非主人深靜不能調制此物耳聞元叔苦瘡瘍遂平復否焚香何不見寄如王所獻天女惟我能受可以與我呵呵

答唐彦道

比因三家作酒皆美以飲客因作三頌謾往一笑有金桃椶栮二頌熱倦未暇録也王廣道有舉業言行有常可喜人也言欲游富義謁入關齋欲倚公一言為重如何

答從聖使君

此帮茶乃可飲但去城或數日土人不善制度焙多帶煙耳不然亦殊佳今往黔州都濡月兎兩餅施州入香

六餅試將焙碾嘗都濡在劉氏時貢炮也味殊厚恨此方難得真好事者耳

與曹使君伯達

再拜啓伏承手誨分惠荔子色香動人眼鼻誠與山煙溪露俱來乃知夔峽荔枝已勝嶺南珍香眷與之意無以為論

黔中與人帖十五則升菴臨

庭堅頓首竊覯鎮靜足以安夷獠清節足以服吏民郡

閤宴閑時與僚佐歌舞以謝江山當亦無不樂時别後未嘗不思英對也齋中小宴歌舞中更得新進否此邦樂籍似皆勝渝瀘徼有成都之風也

餘甘乃有一種大者如李其質味甘脆與常見者絶不類或云蠻中有之西域傳云餘甘二種大者生青熟黄小者始終青色盖信然矣惠酒殊佳斤燭甚如法弓弢通裙亦精緻併佩珎貺

昨仲牖過此盛稱亞室之秀惠纎濃合度笑語不可忘

女功尤妙公濟來又言作瓠羹極道地故奉麪一石作瓠羹也一噱

昨日舍弟荷招喚時暑煩二姬敘揮大似不識好惡然蒙眷與之厚感愧不可言有竹紙乞數十但恐亦竭矣

承惠伊蒲之饌感刻感刻

比辱寵顧匆匆不得欵停車馬甚愧得手字承侍奉萬福為慰昨日市中已見蠟梅開者數枝矣惠紫蕈金山豆豉皆佳物手寒研凍道謝不能十一

筭甚奇庭堅再拜喜承起居清安閤中小閣皆佳勝東樓礙茶豈作堰閘處耶尚阻參承千萬珍重

四月十三日庭堅頓首元長元度等書亦是一時之傑但鄙性不甚悅之若有所譏評則二公方失勢不若不評之兩得也盛暑奉報草率悚仄悚仄

望之去後令弟必將沂國入城其人亦肯調伏成家否無緣會面聊寄一笑

所喻快一時之語好事者將以為美談此至言也敬佩

玉音服之無斁

承諭小李數問動靜想瑯瑯不見問也一噱瑯瑯秀慧清歌有出籃之聲比得數新曲恨未得新教耳鄂渚亦有二三子可與娱每至樽前未嘗不懷清對也王環中時得近履舄否圓通道人諸山之冠也時請見接清談否

小樂府至今未成盖數月不作文字如井泥不食徒貴井綆耳秋月晴徹頗得淺斟低唱之樂否恨不見小粧

與常娥爭暉人還奉書草率八月十六日庭堅頓首德

修都監在藏仁觀

辱垂顧甚惠放逐不齒因廢人事不能奉諳甚愧來辱

之意所須

拙字天涼意適或能三二帋門下生輙又取去六十老

人五月揮汗今實不能辦此想聰明可照察也承晚涼

遂行千萬珍愛象江皆親舊但盛暑非近筆研時未能

作書見者為道此意

來人索索作此所謂草草輟慧中之簾甚愧孫子曰將
欲奪之必姑與之此倒用司農印耳
余甞愛山谷刀筆其蒼古如商彝周鼎其壯健如陣
馬風檣不獨度越當時實能淩跨往昔今兹數帖集
中所未載觀夫命辭醖藉用筆遒勁且升菴逼真之
臨風骨宛然可不謂之三絶矣予反覆展玩弗覺心
醉神降隋珠趙璧恐不足為寶矣嗚呼望厥影孰若
覩厥形安得韓忝將家藏真跡一寓目耶聞已化去

莫知所在然異物胡能自秘斗間紫氣試於中夜候之容可得其珍收處也

全蜀藝文志卷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全蜀藝文志卷六十一至六十四

詳校官內閣中書臣李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候補學正臣沈培

謄録監生臣孫珩

全蜀藝文志卷六十一　　明　周復俊　編

行紀

入蜀記　　宋陸游

六日過荆門十二碚皆高崖絶壁嶄巖突兀則峽中之險可知矣過碚望五龍及雞籠山嵳峩正如夏雲之奇峯荆門者當以險固得名碚上有石穴正方高可通人俗謂之荆門則妄也晚至峽州泊至喜亭峽門在唐為

硤州後改峽而印文則為陜州元豐中郎官何洵直建言陜與陝相亂請改鑄印文從山事下少府監而監丞歐陽發言湖北之陜州從阜從夾（夾從兩人）陝西之陝州從阜從夾（夾從兩入）偏旁本各不相亂恐四方謂少府監官皆不識字當時朝士之議皆是發而卒從洵直言改鑄云

至喜亭記歐陽公撰黃魯直書

七日見知州右朝奉大夫葉安行字履道以小舟遊西山甘泉寺竹橋石磴甚有幽趣有靜練洸心二亭下臨

江山頗踈豁法堂之右小徑數十步至一泉曰孝婦泉謂姜詩妻龐氏也泉上亦有龐氏祠然歐陽文忠公不以為信故其詩曰叢祠已廢姜祠在事迹難尋楚語訛又此篇首章云江上孤峯蔽綠蘿初讀之但謂孤峯蒙藤蘿耳及至此乃知山下為綠蘿谿也又至漢景帝廟及東山寺景帝不知何以有廟於此歐陽公為令時有祈雨文在廟中東山寺亦見歐陽公詩距望京門五里寺外一亭臨小池有山如屏環之頗佳晚羣集於楚塞

樓遍歷爾雅臺錦障亭前海棠二本亦百年物爾雅臺者圖經以為郭景純註爾雅於此

八日五鼓盡解船過下牢關夾江千峯萬嶂有競起者有獨拔者有崩欲壓者有危欲墜者有橫裂者有直坼者有凸者有窪者有罅者奇怪不可盡狀初冬草木皆青蒼不彫西望重山如闕江出其間則所謂下牢谿也歐陽文忠公有下牢津詩云入峽山漸曲轉灘山更多即此也繫船與諸子及諟師登三游洞躡石磴二里其

險處不可着脚洞大如三間屋有一穴通人逕然陰黑
峻險尤可畏繚山腹傴僂自巖下至洞前差可行然下
臨溪潭石壁十餘丈水聲恐人又一穴後有壁可居鍾
乳歲久垂地若柱正當穴門上有刻云黄大臨弟庭堅
同辛紘子大方紹聖二年三月辛亥來遊旁石壁上刻
云景祐四年七月十日夷陵歐陽永叔下缺一字又云
判官丁下又缺數字丁者寶臣也字元珍今丁字下二
字亦髣髴可見殊不類元珍字又永叔但曰夷陵不稱

令洞外溪上又有一崩石偃仆刻云黄庭堅弟叔向子相姪僦同道人唐履來遊觀辛亥舊題如夢中事也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庚寅按魯直初謫黔南以紹聖二年過此歲在乙亥今云辛亥者誤也泊石牌峽石穴中有石如老翁持魚竿狀略無少異九日微雪過扇子峽重山相掩政如屏風扇疑以此得名登蝦蟇碚水品所載第四泉是也蝦蟇在山麓臨江頭鼻吻頷絕類而背脊炮處尤逼真造物之巧有如此者自背上深入得一洞

穴石色緑潤泉泠泠有聲自洞出垂蝦蟇口鼻間成水簾入江是日極寒巖嶺有積雪而洞中温然如春碚洞相對稍西有一峯孤起侵雲名天柱峯自此山勢稍平然江岸皆大石堆積彌望正如濬渠積土狀晚次黄牛廟山復高峻村人來賣茶菜者甚衆其中有婦人皆以青斑布帕首然頗白皙語音亦頗正茶則皆如茶枝草葉苦不可入口廟靈感神封嘉應保安侯皆紹興以來制書也其下即無義灘亂石塞中流望之可畏然舟過

乃不甚覺盖操舟之妙也傳云神佐夏禹治水有功故食於此門左右各一石馬頗畀小以小屋覆之其右馬無左耳盖歐陽公所見也廟後叢木似冬青而非莫能名者落葉有黑文類符篆葉葉不同兒輩亦求得數葉歐詩刻石廟中又有張文忠一贊其詞曰壯哉黄牛有大神力輦聚巨石百千萬億劍戟齒牙磥硊江側壅激波濤險不可測威脅舟人駭怖失色刲羊釃酒千載廟食張公之意似謂神聚石壅流以脅人求祭饗使人之

用心果如此豈能巍然廟食千載乎盖過論也夜舟人
來告請無擊更鼓云廟後山中多虎聞鼓則出
十日早以特豕壺酒祭靈感廟遂行過鹿角虎頭史君
諸灘水縮已三之二然湍險猶可畏泊城下歸州秭歸
縣界也與兒曹步沙上回望正見黄牛峽廟後山如屏
風疊嵯峩插天第四疊上有若牛狀其色亦黄前有一
人如着帽立者昨日及今早雲冒山頂至是始見之因
至白沙市慈濟院見主僧志堅問地名城下之由云院

後有楚故城今尚在因相與訪之城在一岡阜之上甚小南北有門前臨江水對黄牛峽城西北一山蜿蜒回抱山上有伍子胥廟大抵自荆以西子胥廟至多城下多巧石如靈壁湖口之類

十一日過達洞灘灘惡與骨肉皆乗轎陸行過灘灘際多竒石五色粲然可愛亦或有文成物象及符書者猶見黄牛峽廟後山太白詩云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歐陽公云朝朝暮暮見黄牛

徒使行人過此愁山高更遠望猶見不是黃牛滯客舟
蓋諺謂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一朝一暮黃牛如故故二
公皆及之歐陽公自荆渚赴夷陵而有下牢三游及蝦
蟇碚黃牛廟詩者蓋在官時來游也故憶夷陵山詩云
憶嘗祗吏役鉅細悉經覯其後又云荒烟下牢戍百仞
塞溪漱蝦蟇噴水簾甘液勝飲酎亦嘗到黃牛泊舟聽
猨狖也晚泊馬肝峽口兩山對立脩聳摩天畧如廬山
江岸多石百丈縈絆極難廻夜小雨

十二日早過東濡灘入馬肝峽石壁高絶處有石下垂如肝故以名峽其傍有獅子巖巖中有一小石蹲踞張頤碧草被之正如一青獅子㣲泉泠泠自巖中出舟行急不能取嘗當亦佳泉也溪上又有一峯孤起秀麗略如小孤舟晚抵新灘登岸宿新安驛夜雪

十三日舟上新灘由南岸上及十七八船底為石所損急遣人往拯之僅不至沉然鋭石穿船底牢不可動盖舟人載陶器多所致新灘兩岸南曰官漕平聲北曰龍門

龍門水尤湍急多暗石官漕差可行然亦多鋭石故為峽中最險處非輕舟無一物不可上下舟人冐利以至此可為戒云遊江瀆北廟廟正臨龍門其下石罅中有温泉淺而不涸一村賴之婦人汲水皆背負一全木盎長二尺下有三足至泉旁以杓挹水及八分即倒坐旁石束盎背上而去大抵峽中負物率着背又多婦人不獨水也有婦人負酒賣亦如負水狀呼買之長跪以獻未嫁者率為同心髻高二尺插銀釵至六隻後插大象

牙杭如手大

十四日留驛中晚以小舟渡江南登山至江瀆南廟新脩未畢有一碑前進士曾華旦撰言因山崩石壅成此灘害舟不可計於是著令自十月至二月禁行舟知歸州尚書都官員外郎趙誠聞於朝疏鑿之用工八十日而灘害始去皇祐三年也蓋江絶於天聖中至是而復通然灘害至今未能悉去若乗十二月正月水落石盡出時亦可併力盡鑱去鋭石然灘上居民皆利於敗舟

賤賣板木及滞留買賣必摇沮此役否則賂石工以為石不可去須斷以必行乃可成又舟之所以敗皆失於重載當以大字刻石置驛前則過者必自懲創二者皆不可不講當以告當路者

十五日舟人盡出所載始能挽舟過灘然須修治遂易舟離新灘過白狗峽泊舟興山口肩輿遊玉虚洞去江岸五里許隔一溪所謂香溪也源出昭君村水味美録於水品色碧如黛呼小舟以渡過溪又至魚洞門小纔

袤丈既入則極大可容數百人宏敞壯麗如入大宫殿中有石成幢蓋幡旗芝草竹笋仙人龍虎鳥獸之屬千狀萬態莫不逼真其絶異者東石正圓如日西石半規如月予平生所見巖竇無能及者有熙寧中謝師厚岑巖起題名又有陳尭咨所作記叙此洞本末云唐天寶中獵者始得之比歸已夜風急不可秉燭炬然月明如晝兒曹與全師皆杖策相從殊不覺崖谷之險也

十六日到歸州見知州右奉議郎賈選于公通判左朝

奉郎陳端彦民瞻館於報恩光孝寺距城一里許蕭然無僧歸之為州纔三四百家負臥牛山臨江前即人鮓壅城中無尺寸土灘聲常如暴風雨至隅江有楚王城亦山谷間然地比歸州差平楚始封於此山海經夏啓封孟除於丹陽城郭璞注云在秭歸縣南疑即此也然史記成王封熊繹於丹陽裴駰乃云在枯江縣未詳孰是

十七日羣集於望洋堂玩芳亭亦皆沙石犖确之地賈

守云州倉歲收秋夏二科麥粟秔米共五千餘石僅比吳中一千戶耳

十八日初得艬船差小然底濶而輕於上灘為便

十九日羣集於歸鄉堂欲以是晚行不果訪宋玉宅在秭歸縣之東今為酒家舊有石刻宋玉宅三字近以郡人避太守家諱去之或遂由此失傳可惜也

二十日早離歸州出巫峽門過天慶觀有唐天寶元年碑載明皇夢老子事巴東太守劉瑫所立字畫頗清逸

碑側題當時郡官吏胥姓名字亦佳又有周顯德中判南判官孫光憲為知歸州高從讓所立碑從讓蓋南平王家子弟光憲亦知名國史有事迹蓋五代時歸峽皆隸荆渚也殿前有栢數百年物覩下即吒灘亂石無數飯于靈泉寺遂登舟過業灘亦名灘也水落舟輕俄頃遂過

二十一日舟中望石門關僅通一人行天下至險也晚泊巴東縣江山雄麗大勝秭歸但井邑極于蕭條邑中

纔百餘戶自令廨而下皆茅茨了無片瓦權縣事栁歸尉右廸功郎王康年尉兼主簿右廸功郎杜徳先來皆蜀人也謁寇萊公祠堂登秋風亭臨江山是日重陰微雪天氣飂飄復覩亭名使人悵然始有流落天涯之歎遂登雙栢堂下舊有萊公所植栢今已槁死然南山重復秀麗可愛白雲亭則天下幽竒絶境羣山環擁層出間見古木森然往往二三百年物欄外雙瀑瀉石澗中跳珠濺玉冷入人骨其下是為慈溪奔流與江會余自

吳入楚行五千餘里過十五州亭榭之勝無如白雲者而止在縣廨聽事之後巴東了無一事為令者可以寢飯於亭中其樂無涯而闕令動輒二三年無肯補者何哉

二十二日發巴東山益奇怪有夫子洞者一竇在峭壁絕高處人迹所不可至然髣髴若有欄楯不知所謂夫子者何也過三分泉自山竇中出上兩派俗云三派有年兩派中熟一派或絕流饑饉泊疲石夜雨

二十三日過巫山凝真觀謁妙用真人祠即世所謂巫山神女也祠正對巫山峯巒上入霄漢山脚直插江中議者謂太華衡廬皆無此奇然十二峯者不可悉見所見八九峯惟神女峯最為纖麗奇峭宜為仙真所託祝史云每八月十五夜月時有絲竹之音往來峯頂上峯頂上猿皆鳴達旦方漸止廟後山半有石壇平曠傳云夏禹見神女授符書於此壇上觀十二峯宛如屏障是日天宇晴霽四顧無纖翳惟神女峯上有白雲數片如

鸞鶴翔舞徘徊久之不散亦可異也祠舊有烏數百送迎客舟自唐幽州刺史李貽詩已云羣烏幸胙餘矣近乾道元年忽不至今絕無一烏不知其故泊清水洞洞極深後門自山後出黮闇水流其中鮮能入者歲旱祈雨頗應權知巫山縣左文林郎冉徽之尉右廸功郎文庶幾來

二十四日早抵巫山縣在峽中亦壯縣也市井勝歸峽二郡隔江南陵山極高大有路如綫盤屈至絕頂謂之

一百八盤盖施州正路黄魯直詩云一百八盤攜手上至今歸夢繞羊腸即謂此也縣廨有故鐵盆底鋭似半甕狀極堅厚銘在其中盖漢永平中物也缺處鐵色光黑如佳漆字畫淳質可愛玩有石刻魯直作盆記大略言建中靖國元年予弟叔向嗣直自涪陵尉攝縣事予起戎州來寓縣廨此盆舊以種蓮余洗滌乃見字云遊楚故離宫俗謂之細腰宫有一池亦當時宫中燕遊之地今堙没略盡矣三面皆荒山南望江山奇麗又有將

軍墓東晉人也一碑在墓後趺陷入地碑傾前欲壓字纔半存

二十五日晡後至大溪口泊舟出美梨大如升

二十六日發大溪口入瞿唐峽兩壁對聳上入霄漢其平如削成仰視天如疋練然水已落峽中平如油盎過聖姥泉蓋石上一罅人呼於旁則泉出屢呼則屢出可怪也晚至瞿唐關唐故夔州與白帝城相連杜詩云白帝夔州各異城蓋言難辨也關西門正對灩澦堆堆碎

石積成出水數十丈土人云方夏秋水漲時水又高於堆數十丈肩輿謁白帝廟氣象甚古松柏皆數百年物有數碑皆孟蜀時立庭中石筍有黄魯直建中靖國元年題字又有越公堂隋楊素所創少陵為賦詩者已毁今堂近歳所築亦甚宏壯自闗而東即東屯少陵故居二十七日早至夔州州在山麓沙上所謂魚腹永安宫也宫今為州倉而州治在宫西北甘夫人墓西南景德中轉運使丁謂薛顔所徙比白帝頗平曠然失闗險無

復形勢在瀼之西故一曰瀼西土人謂山間之流通江者曰瀼云州東南有八陣磧孔明之遺迹碎石行列如引繩每歲江漲磧上水數十丈比退陣石如故

全蜀藝文志卷六十一

全蜀藝文志卷六十二

明 周復俊 編

行紀

吳船録

宋范成大

石湖居士以淳熙丁酉五月戊辰離成都泊舟合江亭下合江者乃岷江别派自永康離堆入成都及彭蜀諸郡合于此下新津緑野平林烟水清遠極似江南亭之上曰芳華樓前梅甚多蜀人入吳者皆從此登舟其西

則萬里橋諸葛孔明送費禕使吳曰萬里之行始於此後因以名橋杜子美詩曰門泊東吳萬里船此橋正為吳人設余在郡時過此橋輒為之慨然六月己巳朔發家屬舟下眉州彭山縣泊罩騎轉城過東北門又轉而西自侍郎堤西行走岷山道中五十里至郫觀者塞途嚴粧盛飾簾幕相望蓋自來無制帥行此路庚午至永康軍崇德廟在軍城西門外山上秦太守李冰父子廟食處也辛未登城西樓其下則皆西戎山矣西門名玉

壘關將至青城當再渡繩橋長百二十丈分為五架橋之廣十行繩排連之上布竹笆攢立大木數十于江沙中輦石固其根每數十木作一架挂橋於半空大風過之掀舉幡幡然大畧如漁人晒網染家晾綵帛之狀又須捨輿疾步至橋下石塹深數十丈窈然沉碧飛湍噴雪奔出並流橋外則入岑蔚中可數十步兩溪合為一似投大壑淵渟凝湛散為溪灘灘中悉是五色及白質青章石子水色麴塵與石色相得如鋪翠錦非摹寫可

具朝日照之則有光彩發溪上倒射巖壑相傳以為大士小現也牛心寺三藏師繼業自西域歸過此將開山兩石鬭溪上攬得其一上有眉目以為寶瑞至今藏寺中此水遂名寶現溪自是登危磴過菩薩閣當道有榜曰天下大峨山遂至白水普賢寺自縣至此步步皆峻阪四十餘里然始是登峰頂之山脚耳甲午泊白水寺大雨不可登山謁普賢大士銅像國初勅成都所鑄有太宗仁宗真宗三朝所賜御製御書百餘卷七寶冠金

珠瓔珞袈裟金銀瓶鉢奩爐匙筯果壘銅鐘鼓鑼磬蠟茶塔芝草之屬又有崇寧中宮所賜錢幡及織成紅幡等物甚多內仁宗所賜紅羅紫繡袈裟上有御書發愿文曰佛法長興法輪常轉國泰民安風雨順時干戈永息人民安樂子孫昌盛一切衆生同登彼岸嘉祐七年十月十七日福寧殿御札記次至經藏亦朝廷遣尚方工作闕也正面為樓闕兩傍小樓使之釘校皆以瑜石極備奇靡相傳純用京師端門之製經書造於成都

用碧磓紙銷銀書之卷首悉有銷金圖畫各圖一卷之事經兼織輪相鈴杵器物及天下太平皇帝萬歲等字於繁花縟葉之中今不復見此等織文矣次至三千鐵佛殿云普賢居此山有三千徒衆共住故作此佛鑄甚朴拙是日設供且禱於大士丐三日好晴以登山乙未大霽遂登上峯自此登峯頂光相寺七寶巖其高六十里大略去縣中平地不下百里又無復蹊蹬斫木作長梯釘巖壁緣之而上意天下登山險峻無此比者余以

健卒挾山轎强登以山丁三十三曳大繩行前挽之同行則用山中梯轎出白水寺側門便登點心山言峻甚足膝點於胷云過茅亭嘴石子雷大小深坑駱駝嶺簇店凡言店者當道板屋一間將有登山客則寺僧先遣人煮湯於店以俟蒸炊又過峯門羅漢店大小扶𢭏錯喜歡木皮里胡孫梯雷洞平凡言平者差可以託足之處也雷洞者路左深崖萬仞磴道欹處則下瞰沉黑若洞然相傳下有淵水神龍所居凡七十二洞歲旱則禱

於第三洞初投香幣不應則投死𤝞及婦人弊履之類以棖觸之往往雷風暴發峯頂光明巖上所謂兠羅綿雲亦多出於此洞過新店八十四盤娑羅平娑羅者其木葉如海桐又似楊梅花紅白色春夏間開惟北山有之初登山半即見之至此滿山皆是大抵大峩之上凡草木禽蟲悉非世間所有者昔固傳聞今親驗之余來以季夏數日前雪大降木葉猶有雪漬斕斑之跡草木之異有如八仙而深紫有如牽牛而大數倍有如蓼而

淺青閒春時異花猶多但是時山寒人鮮能識之草葉之異者亦不可勝數山高多風木不能長枝悉下垂古苔如亂髮鬖挂岩上垂至地長數丈又有塔松狀似杉而葉圓細亦不能高重重偃蹇如浮圖至山頂尤多又斷無鳥雀盖山高飛不能上自娑羅平過思佛亭軟草平洗脚溪遂極峯頂光相寺亦板屋數十間無人居中間有普賢小殿以卯初登山至此已申後初衣暑綌漸高漸寒到八十四盤則最寒比及山頂亟挾纊兩重又

加毳衲駞茸之裘盡衣笥中所藏繫重巾躡氊靴猶凛慄不自持則熾炭擁爐危坐山頂有泉煑米不成飯俱碎如沙粒萬古氷霜之汁不能熟物余前知之自山下攜水一缶來裁自足也移頃冐寒登天仙橋至光明巖炷香小殿上木皮盖之王瞻叔叅政甞易以瓦為雪霜所薄一年輙碎後復以木皮易之翻可支一二年人云佛現悉以午今已申後不若歸舍明日復來逡巡忽雲出巖下傍谷即中雷洞山也雲行勃勃如隊伏既當巖

則少駐雲頭現大圓光褋色之暈數重倚立相對中有

水墨影若仙聖跨象者一盌茶頃光没而其傍復現一

光如前有頃亦没雲中復有金光兩道横射巖腹人亦

謂之小現日暮雲物皆散四山寂然乙夜燈出巖下徧

満彌望以千百計夜寒不可久立丙申復登巖眺望巖

後岷山萬重少北則瓦屋山在雅州少南則大瓦屋近

南詔形狀宛然瓦屋一間也小瓦屋亦有光相謂之辟支

佛現此諸山之後即西域雪山崔嵬刻削凡數十百峯

初日照之雪色洞明如爛銀晃曜晨光中此雪自古至今未嘗消也山綿延入天竺諸番相去不知幾千里望之但如在几案間瑰奇勝絶之觀眞冠平生矣復詣巖致禱俄氛霧四起混然一白僧云銀色世界也有頃大雨傾注氛霧辟易僧云洗巖雨也佛將大現兠羅綿雲復布巖下紛郁而上將至巖數丈輒止雲平如玉地時雨點猶餘飛俯視巖腹有大員光偃卧平雲之上外暈三重每重各現黄紅緑之色光之正中虛明凝湛觀者

各自見其形現於虛明中毫釐無隱恍如對鏡舉手動足影皆隨形瞬息不見傍人僧云攝身光也此光既没前山風起雲馳風雲之間復出太圓相光横亘數山盡諸異色合集成采峯巒草木皆鮮妍絢蒨不可正視雲霧既散而此光獨明人謂之清現凡佛光欲現必先布雲所謂兠羅綿世界光相依雲而出其不依雲則謂之清現則難得食頃光漸移過山而西左顧雷洞山復出一光如前而差小須臾亦飛行過山外至平野間轉徙

得得與巖正相直色狀俱變遂為金橋大畧如吳江垂虹而兩旁各有紫雲捧之凡自午至未雲物淨謂之收巖獨金橋現至酉後始沒同登峯頂者幕客簡世傑伯昂楊光商卿周傑德萬進士虞植于建及家弟成績今日復有同年楊悉伯勉幕客李嘉謀良仲自夾江來甫至而光現丁酉下山始登山時雖躋攀艱難有繩曳其前猶險而不危下山時雖復以繩縋輿後梯下輿去雖着脚既險且危下山漸覺暑氣以次減去綿衲午至白

水寺則絺綌如故聞昨暮寺中大雷雨峯頂夕陽快晴元不知也幕客范謇季申郭復中行楊輔嗣勲皆自漢嘉來會而不及余於峯頂食後同遊黑水過虎溪橋奔流激湍大畧似雙溪而小不及始開山僧自白水尋勝至此溪漲不可渡有虎蹲伏其傍因遂跨之亂流而濟故以名溪黑白二水皆以石色得名黑水前對月峯棟宇清潔宿寺中東閣秋七月戊戌朔離黑水復過白水寺前渡雙溪橋入牛心寺雨後斷路白雲峽水方漲碧

流白石照人肺肝如層氷積雪中籃輿不行峽淺處以入寺飛濤濺沫襟裾皆濡境過清毛髮盡竦寺對青蓮峯有白雲青蓮二閣最佳牛心本孫思邈隱居相傳時出諸山寺中人數見之小說亦載招僧誦經施與金錢正此山故事有孫仙煉丹灶在峯頂又淘朱泉在白雲峽最深處去寺數里水深不可涉獨訪丹灶傍多竒石祠堂後一石尤佳可以箕踞宴坐名玩丹石寺有唐畫羅漢一板筆跡超妙眉目津津欲與人語成都古畫浮

屠像最多以余所見皆出此下蜀畫胡僧惟盧楞迦之筆為第一余見此板乃知楞迦源所自餘十五板亡之矣此寺即繼業一藏所作業姓王氏耀州人隸東京天壽院乾德二年詔沙門三百入天竺求舍利及貝多葉書業與遣中至開寶九年始歸寺所藏涅槃經一函四十二卷業於每卷後分記西域行程雖不甚詳然地理大略可考世所罕見録于此以備國史之闕業自階州塞西行出靈武西梁甘肅瓜沙等州入伊吳（元用此吳字）高

昌馬耆于闐疏勒大石諸國度雪嶺至布路州國又度大葱嶺雪山至伽濕彌羅國西登大山有薩埵太子投崖飼虎遂王健陁羅國謂之中印土又西至庶流波國及左欄陁羅國有二寺又西過四大國至大曲女城南臨焰牟河北背洹河塔廟甚多而無僧尼又西二程有寶堦故基又西至波羅柰國兩城相距五里南臨洹河又西北十許里至鹿野苑塔廟佛蹟最夥業自云别有傳記今不傳矣南行十里渡洹河河南有大浮圖自鹿

苑西至摩羯提國館於漢寺寺多租入八村隸焉僧徒往來如歸南與杖林山相直巍峯巋然山北有優波掬多石室及塔廟故基西南百里孤山名雞足三峯云是迦葉入定處又西北百里有菩提寶座城四門相望金剛座在中東向又東至尼連禪州東岸有石柱記佛舊事自菩提座東南五里至佛苦行處又西三里至三迦葉村及牧牛女池金剛座之北門外有師子國迦藍又北五里至迦耶城又北十里至迦耶山云是佛說寶雲

經處又自金剛座東北十五里至正覺山又東北三十里至胷磨城業館於緞羅寺謂之南印土諸國僧多居之又東北四十里至王舍城東南五里有降醉象塔闕

北登大山細路盤紆有舍利子塔又臨澗有下馬迎風塔度絶坚登山頂有塔廟云是七佛說法處山北平地又有舍利本生塔其北山半曰鷲峯云是佛說法華經處山下即王舍城城北山址有温泉二十餘井又北有大寺及迦蘭陁竹園故迹又東有阿難半身舍利塔

温湯之西有平地直南登山腹有畢鉢羅窟業止其中誦經百日而去窟西復有阿難證果塔此去新王舍城八里日往乞食會新王舍城中闕蘭若隷漢寺又有樹堤迦故宅城其西有輪王塔又北十五里有闕爛陀寺寺之南北各有數千寺門皆西向其北有四佛座又東北闕五里至烏巔頭寺東南五里有聖觀自在像又東北十五里至伽闕彌羅寺寺南距漢寺八里許自漢寺東行十二里至却提希山又東七十里有鴿寺西北五

十里有支那西寺古漢寺也西北百里有花氏城育王故都也自此渡河北至毗耶離城有維摩方丈故跡闕至拘尸那城及多羅聚落踰大山數重至泥波羅國又至磨逾里闕雪嶺至三耶等由故道自此入階州太祖已晏駕太宗即位業詣闕進所得梵夾舍利等詔擇名山修習登峨眉北望牛心衆峰環翊遂作菴居已而為寺業年八十四而終出牛心復過中峯之前入新戟眉觀自觀前山開新路極峻斗下冒雨以遊龍門竭歷數

里欻闕處澗溪自兩山石門中湧出是為龍門峽也以一葉舟棹入石門兩岸千丈巖壁色如碧玉刻削光潤入峽千餘丈有瀑布各巖頂相對飛下嵌根有磐石承之激為飛雨濺珠峽過其前衣皆沾洒透濕又數丈半巖有圓龕去水可二丈以木梯升之即龍門也峽中紺碧無底石寒水清非復人世舟行數十步石壁益峻水益湍亟回棹舟人云前去更奇以雨大作加飛瀑沾濡暑肌起粟骨驚神悚乎其不可以久留也昔嘗闕栽眉

雙溪不減廬山三峽前日過之真奇綺及至龍門則雙溪又在下風盖天下峽泉之勝當龍門為第一要之遊者自知未之遊者必以余言為過然其路險峻亂石當道將至峽必捨輿躡草履經營頃步於槎牙兀臬中方至闕口盖大峨峯頂天下絶觀蜀人固自罕遊而龍門又勝絶於山間遊峨眉者亦罕能到非好奇喜事忘勞苦而不憚疾病者不能至闕尋大路出山初夜始至縣中己亥發峨眉晚至嘉州

全蜀藝文志卷六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全蜀藝文志卷六十三

明 周復俊 編

行紀

峩眉山行紀　　范成大

峩眉有三山為一列曰大峩中峩小峩中峩小峩昔傳有遊者今不復有路惟大峩一山其高摩霄為佛書所記普賢大士示現之所自郡城出西門濟燕渡水洶湧甚險此即雅州江之源自巂州邛部合大渡河穿夷界

千山以來過渡宿蘇稽鎮壬辰早發蘇稽午過符文鎮兩鎮市井繁遝類郡懸符文出布村婦聚觀於道皆行而績麻無素手者民皆束艾蒿於門燃之發烟意者熏祓穢氣以為候迎之禮午後至峩眉縣宿癸巳發峨眉縣出西門登山過慈福普安二院白水莊蜀村店十二里龍神堂自是磵谷舂淙林樾雄深小憇華嚴院過青竹橋峩眉新觀路口梅樹埡兩龍堂至中峯院院有普賢閣回環十數峯繞之背倚白崖峯峯右傍最高而峻

挺者曰呼應峯下有茂真尊者庵人迹罕至孫思邈隱于峨眉茂真在時常與孫相呼相應於此云出院過樟木牛心二嶺及牛心院路口至雙溪橋亂山如屏簇有兩山相對各有一溪疾步從容則震掉不可立同行者失色郡人云稍遷數里有白石渡可以船濟然極湍險也晚至青城山曰寶仙九室洞天夜宿丈人觀觀丈人峯下五峰峙峻如屏觀之臺殿上至巖腹丈人自唐以來號五岳丈人儲福定命真君傳記畧云姓甯名封黄

帝同時帝從問龍蹻飛行之道本朝賜名會慶建福宫癸酉自丈人觀西登山五里至上清宫在最高峰之頂以板閣揷石作堂殿下視丈人峯直墻堵耳岷山數百峯悉在欄檻下如翠浪起伏勢皆東傾一軒對大面山一上六十里有夷坦曰芙蓉坪道人于彼種芎非留旬日不可登且涉入夷界雖羽衣輩亦罕到雪山在西域去此不知幾千里而瞭然見之則其峻極可知上清之遊眞天下偉觀哉夜有燈出四山以千百數謂之聖燈

所至多有說者不能堅決或云古人所藏丹藥之光或謂草木之靈者亦有光或又以謂神龍山鬼所作其深信者以謂仙聖之所設化也甲戌下五里復至丈人觀二十里早頓長生觀范長生得道處也乙亥十五里登青城縣丙子二十里早頓周家莊十里至蜀州郡圃内西湖極廣袤荷花正盛呼湖船泛之繫纜修竹古木間景物甚野為西州勝處湖中多小菱芡至此始見之丁丑三十里早頓江原縣四十里宿新津縣成都及比郡

送客畢會邑中借店僦舍皆滿市人以為盛成都萬里橋下之江與岷江合派于此戊寅為送客住一日飯罷發遣令各歸留者尚十五六己卯以小舟至彭山與家屬船會即解維午後至眉州城外江即玻瓈江也冬時水色如此方夏潦怒濤漲皆黄流耳辛巳朝送客燕於眉館與叙别壬午發眉州六十里午後至中巖號西州林泉最佳處相傳為第五羅漢諾矩那道場又為老慈姥龍所居凡五里至慈姥巖前即寺也甲申早出山至

嘉定日未晡自眉至嘉百二十里中巖其半塗也乙酉
泊嘉定壬寅食後發嘉州僅行二十里至王波渡宿蜀
中稱尊者為波祖及外祖皆曰波又有所謂天波日波
月波雷波者皆尊之之稱此王波蓋王老或王翁也宋
景文嘗辨之謂當作皤字魯直貶涪州別駕自號涪皤
或從其俗云癸卯發王波渡四十里至羅護鎮百里至
犍為縣過縣二十里至下壩宿甲辰發下壩百里至叙
州宣化縣百二十里至叙州纔亭午叙古戎州也山谷

謫居在小寺中號大死菴後人遂作祠堂乙巳發叙州十五里南廣江來合大江通百二十里至南溪縣四十里至瀘州江安縣百二十里至瀘州方申時近城有渡瀘亭不知諸葛孔明的從何處渡或云叙州正對馬湖江馬湖夷入諸夷路當自彼渡也戊申發瀘州百二十里至合江縣已酉發合江二百四十里至恭州江津縣二十里過魚洞宿泥培村庚戌發泥培六十里至恭州自此入峽路大抵西川至東川風土已不同至峽益陋

矣辛亥發恭州嘉陵江江自利閬果合等州來合大江
百四十里至涪州樂温縣蒲氏墨舊出此縣大韶死久
矣其族猶賣墨不復能大佳亦以價賤故也七十里至
培州排亭之前波濤大洶湧如屋不可泊船過州入黔
江泊此江自黔江來合大江怒濤水色黃濁黔江乃清
冷如玻璃其下悉是石底自成都登舟至此始見清江
涪雖不與番部襍居舊亦夷俗號為四人者謂華人巴
人及稟君與盤瓠之種也壬子發涪州百二十里至酆

都縣遊仙都觀數十里至竹平宿癸丑發竹平七十里至忠州百十里至萬州宿甲寅發萬州六十里至開江口水自開達來合大江四十里至下巖四十里至雲安軍又十餘里風作水湧泊舟宿乙卯行百四十里至夔州余前年入蜀以重午至夔魚復方漲八陣在水中今來水更過之六十四蕝不復得見頗有遺恨峽江水性大惡飲輒生癭婦人尤多前過此時婢子輩汲江而飲數日後發熱一再宿項頸腫起十餘人悉然至西川月

餘方漸消散丙辰泊夔州早遣視瞿塘水僅能漫灧澦之頂盤渦散出其上謂之灧澦撒髮人云如馬尚不可下況撒髮耶是夜水忽驟漲渰及排亭及明走視灧澦則已在五丈以下或可以僥倖入峽而夔人猶難之丁巳水漲未已遂決解維十五里至瞿塘口水平如席獨灧澦之頂猶渦紋瀺灂舟拂其上以過搖櫓者皆汗手死心面無人色盖天下至險之地行路極危之時旁觀者盡皆神驚余已在舟中一切付之自然不暇問據胡

床坐抬頭處任其盪兀每一舟入峡數里後舟方續發水勢怒急恐猝相遇不可解拆也帥司遣卒執一旗次第立山之上下一舟平安則簸旗以招後船舊圖云灧澦大如襆瞿塘不可觸灧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此俗傳灧澦大如象瞿塘不可上蓋非是也後人立石辨之甚詳峡中兩岸高巖峻壁斧鑿之痕皴皴然而黑石灘最號險惡兩山束江驟起勢不能平余來此水勢適平俗所謂茶槽者水大漲渰没草木謂之青草齊則諸灘

之上水寛少浪可以犯之余之來此水未能盡漫草木但名草根齊亦不可涉然犯難而行不可回首也十五里至大溪口水稍闊亦差遠夔峽之險矣七十里至夾山縣宿縣人云昨日水大漲灧澦恰在船底故可下夔峽巫峽則不能却須水退十丈乃可是夕水驟退數丈同行者皆有喜色戊午果水退下巫峽灘瀧稠險濆流洄洑其危又過夔峽三十五里至神女廟廟前灘尤洶怒十二峯俱在北岸前後映帶不能足其數十二峯皆有

名不甚切事不足録所謂陽臺高唐觀人云在來鶴峯上亦未必是神女之事據宋玉賦本以諷襄王後世不察一切以兒女褻之今廟中石刻引墉城記瑶姬西王母之女稱雲華夫人助禹驅神凥斬石疏波有功見紀今封妙用眞人廟額曰凝真觀廟有馴鴉客舟將來則迓數里外船過亦送數里土人謂之神鴉二十里至東奔灘高浪大渦巨艑掀舞不當一葉或謂渦所使如磨之旋三老挽抬竿吽呀力爭以出渦二十里過歸州巴

東縣九十里至歸州未至州數里曰吒灘其險又過東奔連接新城下大灘曰人鮓甕已未泊歸州八月戊辰朔發歸州五里至白狗灘二十里至新灘此灘惡名豪三峽八十里至黄牛峽上有洺川廟黄牛之神也亦云助禹所疏川者廟在大峯峻壁之上有黄跡如牛一黑跡如人牽之云此其人也順流而下黄牛峽盡則扇子峽過此則峽中灘盡矣三十里得南岸平地曰平善堨出峽舟至是皆慶如重生舟師篙工皆有犒賜已已發

平善壩三十里至陜州

全蜀藝文志卷六十三

全蜀藝文志卷六十四　　明　周復俊　編

行紀題名 簡版附

胸䏰縣鈐記　　漢扶嘉

前漢扶嘉胸䏰人也初嘉母於湯溪側遇龍後生嘉巧發奇中高祖為漢王與嘉相遇獻定三秦策高祖以其志在扶翊賜姓扶氏為廷尉臨終有言云云今刻于石

一牛對馬嶺不出貴人出鹽井

流江縣紀功題名　蜀張飛

漢將張飛率精兵萬人大破賊首張郃于八濛立馬勒石

新都縣真多山題名

王方平采藥此山童子歌玉鑪三澗雪信宿乃行

鶴鳴山銘記李膺益州記

張道陵為蝮蛇所吸門人以為登仙矣

眉山象耳山題名舊有石刻今亡　　唐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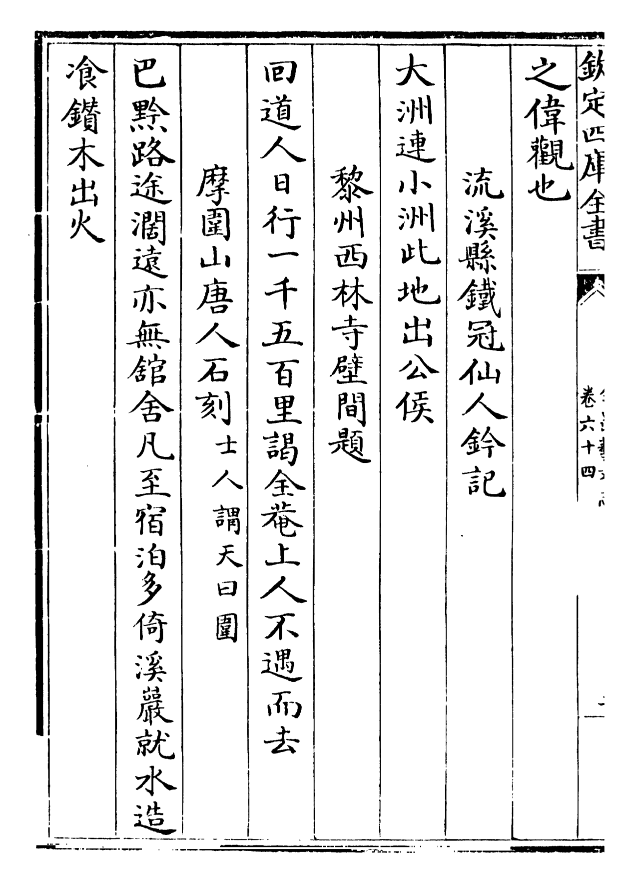
夜來月下臥醒花影零亂滿人襟袖疑如濯魄於氷壺也李白書

渠州冲相寺題名　　崔塗

中原黃賊煽亂前進士崔塗避地于渠州春日獨遊冲相寺由此登眺翌日北歸

赤水縣龍多山唐人刻字在今合州

北山高明窈深變態萬狀下視涪水如帶烟雲出没山



之偉觀也

流溪縣鐵冠仙人鈐記

大洲連小洲此地出公侯

黎州西林寺壁間題

回道人日行一千五百里謁金菴上人不遇而去

摩圍山唐人石刻 士人謂天曰圍

巴黔路途濶遠亦無館舍凡至宿泊多倚溪巖就水造

飡鑽木出火

嘉州舊市鎮石闕九字　李德裕

唐李德裕領重兵過此

峨眉山普賢殿簡板

天真皇人諭道之地楚狂接輿隱迹之鄉

閬中台星巖題名　司馬池

闕

路運使司馬池天聖九年遊台星巖司馬光扶

下嵓行記　蘇軾

子瞻子由與侃師至此院僧以路惡見止不知僕之所

歴有百倍於此者矣丁未正月二十日書

香山寺行記　　黄庭堅

太守高仲本率南昌黄魯直墊江譚處道同來遠水喬木僧房高下景物清絶為夔路第一建中靖國元年二月庚申微雨中來庭堅書

卧龍行記　　前人

天水張茂北世家南昌黄庭堅魯直弟叔向嗣直建中靖國元年三月丁卯同來時左綿道人思順開法席於

此山道俗歸心荆棘草萊化為金碧新雨晚晴同登中閣覩白鹽之崇崛想杜少陵之風流歎大雅之不作裴回久之魯直書

石笋上行記

江通濟道呂珣東玉黄庭堅魯直同來建中靖國元年三月

卧龍行記　　劉均國

潁川劉均國邀古雍李紹隆雒陽邢仲時陽翟衛師闕

黄山韓次阮游卧龍山咸平院歸至天寧寺謁長老忠禪師建炎闕年闕月晦日均國之子瓌侍涪翁以文學名世學徐浩書而婉美一時名士之遊者皆文義卓然間有得筆法之妙者涪翁死三十年矣今人見其翰墨及從之遊者莫不欣然景慕之都運徽猷久從涪翁游而文學翰墨皆造其妙步趨之相若模範之相承譽望闕

予其能肖也後之人茍未知涪翁之賢請觀於公可知矣茍有未知公之賢請觀於涪翁

可知矣樂是師友之道光華之因書于留題之後建炎五年正月日門生從政郎夔州奉節縣令主管勸農公事王行謹跋

龍春灘留題　　馮時行

建炎戊申正月上巳日判官李造道司户趙執權知縣毋丘元望縣尉馮當可陪郡侯謁武烈公祠遂泛江而下散步此磧老杜詩云元日逢人日未有不陰時議者謂天寶之季此詩盡之今日天宇清明江國熈然太平之

期指日可俟又獲與諸公偕遊所謂人日也馮當可書

香積院行記　蔡懌

東萊蔡懌樂道出師瀘南子與雅侍行凡郡守惇元道弟安度子憲寀松年姪典宗伯世與詩仲志與禮仲圭與邦嘉言潁川趙昌弼子俊作别于此建炎戊申四月九日

祥雲寺行記　劉昉

紹興戊申正月中澣出郊勸耕至東屯因落少陵故居

祠堂之成聞祥雲寺之後有瑞石歸路就往觀之策杖
行山澗亂石間踰里許石果異也事無大小必先難而
後獲是日自東屯還過瞿唐已將暮任賓僚之去留其
同至者趙沂詠道闕定國公才鄧高叔誼王禺子新李
驥元駿家茂秀寶張聿述之朱齊卿醇甫李宗臣元慶
楊譽時美真勝賞也劉昉方明書

報恩寺行記　唐文若

紹興歲丙子七月峽中久不雨秋暑熾甚巳巳晦連夕

霶霈水復大漲余繫舟瀼中杖策同二子輅軫來遊道人定觀迎謁欣然乃漢中舊職憇食方丈登佛牙閣愛其江山鮮明草木秀潤頓失三峽之陋寺本晉鐵佛院距今八百禩屢易而不廢良有以也聞方丈法堂輪藏皆創建始事者曉公禪師曰道隆曰永璘嗣成之二傳餘卅載金碧咼新觀嘗相其事至是欲余為記惜方行役未暇也曉隆寶傳法師資而璘觀及曉皆漢中人鐵佛像以中更神霄徙他所觀主寺事既修三門方營建

東西挾閤議復迎置故處云充朝散郎新除光禄寺丞

眉山唐文若記

卧龍山記

王十朋

永嘉王龜齡少城周行可海陵查元章載酒來遊時凍雨初霽風日清美山谷明秀照人道傍雜花盛開籃輿徐行應接不暇寺有荼蘼羅絡松上如積雪崇蘭數百本秀發巖石間微風透香所至芬郁東榮牡丹大叢雨前已開道人植盖護持留以供客飲罷縱步泉上瀹茗

賦詩而歸乾道丙戌清明前四日

瞿唐關行記

闗耆孫

乾道庚寅中元日闗耆孫約李時雨陳彦岳建壽宋嵩李晉張徽之雍大椿飲于三峽堂晚擕餘觥下瞿唐闗訪夔刺史舊治客曰今之司闗者之居是也遂飲於此茂林修竹間小亭縈紆客曰此唐劉夢得故址也夢得遺墨舊有石好事者取去飲闗上高齋誦少陵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之詩歎此老具眼如此夔江山元麤

惡惟少陵新紀處獨異高齋其一也高齋故基在屋隘而陋予惜之方欲為太守王君言容陳彦辛景賢出席願出力董役更築之僕謂不可隘而陋亦不可侈而大此少陵誅茅避世意也併書以告二子云景賢今司瞿唐關者是日後至之客也

曲水留題　　李燾

或言雲安之西三十里許有自然曲水閏月甲午朔泊舟横石灘上攜子垕壂塾垈壁㙫及劉甥卞子道子步

訪之水極峻急不可流觴巖顔有永和三年及六年刻字十五六行剥落已不可讀細辨其文但昔人捐金以事仙佛識金數於石爾殆非禊飲處也好事者因年號遂增飾之當時必置屋廬象設今變滅無餘然水石要可喜姑取酒酌其旁賞晤良久乃去乾道九年眉山李燾書

三峽堂行記　　呂商隱

商隱被命赴闕大卿李先生贊帥夔門作三峽堂成而

未考也因相率置酒作樂其上同來者商隱及郡僚張悦之陳子長員仲文謝邦彦堂據峽口俯瞰洪流震搖灩澦真為偉觀歲淳熙己亥八月二十三日成都呂商隱周父書

侍郎閻公運使張公同遊卧龍紀行

閻蒼舒

余初自宣威幕府送季長奏事北闕入道山為學士後三年余始被命造朝遂玷論思之列令丐祠得請而歸

會李長護漕夔門相與道舊故握手驚嘆盖闊别已十年矣辱通家燕欵浹辰亡倦最後游卧龍山松風肅爽雲日蔽虧千載英靈怳若來下晚趨躍馬城赤甲白鹽峻極天半晴光返照濆浪帖伏慈明行酒道韞誦詩至大醉而去不圖天涯為樂之至於斯也淳熙九年二月癸巳唐安閭蒼舒才元書

高齋題灔澦水側　　成鏞

開封成鏞子韶寄瞿唐關懷安褰渥澤民成都郭公臨

舜卿東去過高齋覽形勝遣人撐舟垂繩墜石則灩澦上水猶三十四丈子韶曰夏中江漲灩澦上水猶三十餘丈可想見矣澤民之子慶冑侍淳熙乙巳正月二十五日

古書巖留題　楊輔

夔州守楊輔去官過萬户驛故朐䏰縣治泊舟游古書巖見刻石滿其上意當時或有像設屋室葢縣人常所往來之地縣徙歲月不復可考而石刻亦漫闕就盡詳

者但為膽創乃屬雲安大夫劉申徧摹巖上下石刻試考詳庶幾其猶有獲也同來者雲安大人鄭邦基郝奚仲作從姪有聲淳熙十五年八月十六日

紀異　　單夔

神怪之事聖人所不語而獲麟退鷁之書聖人亦不廢然天壤之間容有此理耶部使者揚舲東下而有若鱗蟲之異予翌日語别江干猶復見之豈使者新節光華江神世情出靈怪以護舟楫歟不然當與信心而不信

目者評之題名後一日錢唐單夔書

州學留題　　　　前人

郡守錢唐單夔仝漕使䕶澤張玠以紹熙元年六月初吉祗謁先師因言肄業之士别駕漢嘉張子震郡文學三山柯甲皆在施方大寧文學掾錢塘李廷光九華湯巖起三衢毛憲實與焉遂會食明道堂規模一新見國子録范仲黼經營之美啜茗於共學觀三峽圖聽水琴清話久之脩然忘暑遐想詠歸之風名教之樂其有既耶

臥龍行記　　李埴

眉山李季允同漢嘉王申父襄陽爰亞夫來遊時春陽驟驕風埃四起酌泉松石間意頗愜無何雷雨忽至晚登寺閣望赤甲白鹽山色如洗相與舉酒樂甚遂留宿山房季允書此紀歲月慶元六年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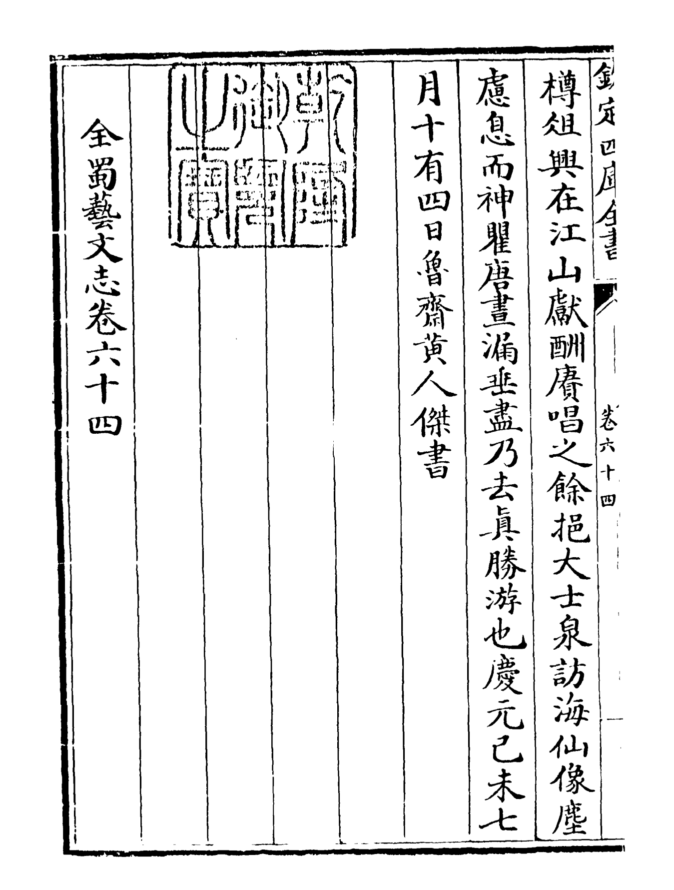
江月亭留題　　何異

癸亥燈夕前一日臨川何異同叔招王鈐轄飯次日當用故事邀漕使鉅野李誠之訖同至江月亭鈐轄録示

梅谿舊題頗有所請方辭以老罷無復强啜語言姑許記歲月云是夕五鼓形於夢寐得二十字其辭曰月湖湖上月到處有光輝既解相隨出當須照我歸覺而甚喜歸日可期既登兹亭水月相得愈切刀頭之夢故併書以遺之鈐轄名光遠字宏文是為江月主人

卧龍紀行　　黄人傑

帥帳跨鼇陳損之繡衣具茨王璆聯轡登卧龍置酒高會賔客從者十有六人是日金虎嘯風丹雲蔽日凉生



樽俎興在江山獻酬賡唱之餘挹大士泉訪海仙像塵慮息而神瞿唐畫灩澦盡乃去眞勝游也慶元己未七月十有四日魯齋黄人傑書

全蜀藝文志卷六十四